頌天臚筆

熈朝大政記卷之十四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撰集

起用

岳少司馬

公名元聲字潛初一號石帆檇李人登萬曆癸未進士武穆十八世孫也生平忠孝自命律身清白好獎拔人材寬柔以教至于遇事感奮伉直不阿屢廢屢起不少挫折力贊皇儲護建國本指斥三王並封之議大忤時宰荷

神廟嘉納得停封需　冊於是公名大振于
朝嗣因姦徒沈惟敬媒蘖夷封以敗
聖聰公凡三抗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田著書
譚道遠近文士擔簦競投公虛懷延接誘掖不
倦其貧不能給者爲之授餐凡爲公知愛者率
成名士爲良臣一片熱腸濟弱扶危人藉以舉
火者纍纍矣棲息鴛湖之上幾三十年夷然有
終焉之志
景廟察其孤忠起太僕卿歷陞南都少司馬值

逆璫魏忠賢肆惡無將公懷憤草疏呈大司馬
陳公合上致觸兇鋒眈眈欲噬陳公託疾請
告去公以留京重地不敢兩大臣一日遠辭戎
政乃朝夕懾息在事會京操時突有奸弁剝軍
激變幾至搶攘公立寘弁于法衆始帖然隨同
諸在事者具疏上
聞以聽處分此定例也不謂公弭禍之功反爲
逆璫報復之地獻媚者劈駕風影之詞以中公
逆璫遂

矯旨回籍聽勘旋復削籍編氓公惟杜門却掃
攝心玄寂視身家性命于度外矣戊辰春幸逢
聖天子御極除姦理枉凡諸臣受薨者竝得昭
雪公得復原職給
誥命再被
寵榮孤忠大節一旦獲信因感事懷舊於武林
孤山之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黃三周諸
君子之名志不朽焉公之尚德維風有益于世
道人心不淺足與此祠竝峙千秋矣

原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聲謹

奏為孤臣被黜無端逆璫脩隙有據直陳情

跡始末仰祈

聖鑒疏

臣一介書生蚤荷　國恩委事

皇祖神宗皇帝四十餘年生而木彊遇事感奮

屢因軍　國機宜輙爲陳控而于

皇考光宗皇帝毓祥　儲宮之日矢護　國本

力諍

三王竝封之說致與閣臣相忤伏蒙
皇祖神宗皇帝嘉與容納特
諭停封以需
冊立已因邪棍沈惟敬以東倭封貢蠱惑樞臣
大傷　國體抗疏三上復與樞臣相忤以致
落職而歸跧伏艸野二十六年伏蒙
先帝垂察孤忠起列仕版于天啓三年十二月
以大僕卿歷陞前職竭蹶受事甫及半載于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適遇逆璫魏忠賢惡黨

滔天公憤匝地遂同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
陳道亨等公疏具　奏爲權璫罪狀已著舉
朝公論宜符懇乞
聖斷亟斥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事遂以是疏横觸忠賢之怒而勢不相
容矣道亨移病歸田　臣猶偷息在事而適遇
京營操練與勳臣常胤緒焦夢熊內臣李明
道劉敬巡視科臣徐憲卿道臣劉漢等公同
董閱有坐營都司陸超以剋軍激變萬衆攢

戈危亂之形迫在呼吸臣以爲不立寘陸超

于法無以平衆怒戢衆譁而正軍紀隨同諸

臣杖而繫之勢乃大定復同諸臣公押具疏

實封上

聞直以功罪一聽兵部臣事畢矣而不意微臣

銷弭禍亂之苦心供權璫報復睚眦之辣手

未幾御史曾應瑞之疏入而微臣奉

旨回籍聽勘矣未幾御史徐復陽之疏入而微

臣又奉

旨削籍追奪誥命矣竊惟微臣從尚書陳道亨
等後公請
先帝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原疏具在一
腔熱血猶未快鷹鸇之逐在忠賢固銜抨彈
以必報不錙臣之秩不已而爲忠賢効力者
何至借職掌以横誣必盡擧臣之生平而抹
撥之而後爲快乎此微臣今日所爲仰天椎
心而不能不告之
聖明之前也當

重離炳照之日顯留盡耀光明雖孤蹤淪落之
餘向隅祈邀
曠蕩併將原刻參劾逆璫公疏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確查微臣公疏觸忤逆璫
是否與臣道亨列名有據鑒臣情跡
特賜昭雪俾一生砥礪不終爲逆璫摧陷曹口
汙誣以長無負于
國恩臣即沒齒田間有餘榮矣臣不勝惶悚戰

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岳相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岳元聲同陳道亨糾參權璫以致借端削
奪着該部准復原官誥命另與議用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
元聲等題爲權璫罪狀已著舉朝公論宜
伸懇乞
聖斷亟黜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疏
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
楊璉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
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藐慈直招言謹辭東廠一

疏恭奉
温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嚴
楊漣疏奏宜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
不加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
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
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

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奚容益之塡耳哉然竊

凛凛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乎大臣小臣之所

稟命假如贄御褻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

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

悸曾不得關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連等轄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
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苐楊漣而已卽在
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
旣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眞必不可棄此
豈盡仇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聽
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

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茀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並
開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游不貴玩弄難得
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勿咈任賢勿
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理然至
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
怪人妖種種遍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
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遂

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
召致而然今覩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
眞已足汚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
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
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邪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

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為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

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敕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

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欵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即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爲一垂念其今

昔徵勞姑宥顯戮亦乞亟罷廠務置之閒宅

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

又慎選小心謹愨近侍塡補監局供事諸凡

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咸覩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疏記後述

年來逆璫兇鋒密布朝野山林之下艸木皆

兵避人焚諫草猶是太平佳話古風奉贊之

徒坐對口角眉峰盡作戈矛劍戟直令人逃

虛無地元聲風波之民四十餘年于此矣不

謂甚于吾衰之日而尚得老頭顱以自憐白

刄斬秋風劒去久矣天幸

社稷
英主臨御眞是堯舜再見唐虞遺民實有厚幸
生逢今日不忌諱之
朝因錄當年不忌諱之疏以公之海內道眼君子嗟嗟韓魏趙孟之家嫣焉秋風冷笑青山綠水之際愛此白雲久招巳矣勿復道巳矣勿復道獨泣痛哭流涕之楊漣淚滿湘江不能取逆璫之頭作溺器爲之浩歎爲之浩歎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旣望檇李岳元聲書

附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明聖湖環湖皆山也孤山從天目下渡南北兩峰夾出吞江吸海而突兀于錢塘之上天垂地湧之所特峙恍惚立于中央而命之曰孤表此山之不與諸山羣也環山多巖茲巖何以名歲寒巖也孤山之上有片石焉上書歲寒巖三字宋熙寧軌蘇文忠公通守武林時手勒也文忠公立朝風流骯髒吾師千古祇以不能阿安石旨嗾御史以知湖州謝表誣謗就逮流離道塗

一子徒步相隨至宿州御史符下州郡望風遣
吏發卒圍船搜取公書長幼幾怖死及下獄嘗
事鍛鍊欲置重典幸神宗明聖安置黃州築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風流至今可想大書石壁墨
氣淋漓于今去之數百餘年不食其畫此巖果
足傲歲寒耶巖名歲寒者表此巖之不與衆巖
俱也歲寒巖之上有亭翼然未聞有石屋也郎
石屋野老感慨逆璫死事諸君子紀
聖明恤錄剏爲之也野老倪仰湖山慨然歎曰

孤者山也與山俱孤有不與山俱孤者誰寒者

歲也與歲俱寒有不與歲俱寒者誰夫非野老

所創巖中石屋之爲邪巖之爲質也嶢巇多風

多雨霰多漂摇歲月之所摧殘苔蘚之所剝蝕

惟長松之矯矯撫磈石而獨存則此巖之不與

艸木爭榮瘁也夫非此石屋爲之砥柱邪若然

則此山此屋豈非宇宙間公天下之物邪予因

此山爲此屋也豈非人心中公天下之心邪乃

書之曰石屋私記者何也野老不禁狂怖大放

厥辭吁號于峰頂磯頭之間曰嗟來乎嗟來乎臣心似水臣節如山惟天下之至私能成天下之至公亦惟天下之至公反成天下之至私公私之趨造不同同于私也予之爲此舉也余明心自銘乃予私也私何私也余私有意乎乙丑陛辭春明門之日執爵而觴予道傍者楊左趙魏諸君子當時之別客皆今日之死友也今日之死友皆廟社之忠臣也汨羅之魚可葬萇弘之血可碧者諸君之孤德也予今日後諸君而

死不念當日同諸君而生有勿黯然消寃者即余生之日皆死之年也不敢告于海內諸君子者總以媿吾私也吾私乎吾私乎安得招諸君于九原與之徘徊于兩峰六橋之間以快吾之至私以成天下之至公也乎或曰子且以公爲德鄰也是又吾黨之話柄也天可必人不可必吾則不敢是爲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崇禎元年秋七月既望石屋居士岳元聲識

南京禮科給事中楊朝棟題爲逆璫惡貫已盈朝野積憤有日惟

聖明大奮乾斷立加亟遣以快人心以清

君側疏

臣觀今日天下極稱多事矣東北之梟獍未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種種不祥之狀無非欲

皇上惕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

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舜業之念誠足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

足當修省不意有妖禨不祥之戾氣凝結肘腋如宼臣楊漣所參之魏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漣疏已明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

天聽獨念忠賢一刑餘小人耳何以仰承

皇上之知遇既惓惓念及之又破格而寵眷之至此極也盖以

皇上幼冲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實非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使稍知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

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劍寢
假而結客氏以固寵眷復布爪牙以恣啗肉
而　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于阻礙老成
禁閉正直知有一已之喜怒不知有
主上之天下與
祖宗之法制振其倖倖欲逆之狀誠有臣子不
忍言所不敢爲
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戇直而
陛下之忠賢也曰勤勞積者任事過直又曰

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爲戇直則古之亂臣賊子皆得以戇直自明又使忠賢在

陛下左右而使不爲孤立是畜豺狼于几席置蜂蠆于股掌間也豈不寒心耶且其谿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都藉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攫公帑如龍旂如蟒袋據所頒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六十萬夤緣之奸黨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過甚

則羣小必向而訴曰曾于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　宮禁何地票擬何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于玩弄是遂密之處爲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者是可生死予奪人也是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羶附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

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雨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為一世釀禍作祟哉惟

陛下以楊漣一疏逐一省覽 勑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究得實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有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為忠賢貸也如此則閹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囂人情之惶惑盡消

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臣民且共欣躍

于清明之化理矣

天啓四年七月十三日奉

河南道御史趙應期等奏為憲臣持論甚
正權璫罪狀已明仰祈
皇上大奮霆威亟賜處分以伸 國法以快輿
情疏
臣等承乏南臺念歷時事毎慨天變頻仍外
侮猖至以為
皇上負堯舜之資席熙洽之運何一旦天步多
艱若爾今見輦轂之地未清
君側之惡未除竊歎封豕長蛇已處腹心欲望

外變之不生心有是理乎有如厰監魏忠賢
與客氏驕橫不法表裏爲奸可一日容于清
明之世哉憲臣楊漣入告
皇上傳播遠邇莫不舉手加額謂一經
聖覽而忠賢當立置之法矣乃數日以來于漣
則　嚴旨切責于忠賢則温慰再三臣等恩
之真不得其解豈刑餘小人偏足以動帷蓋
之思而秉憲大臣獨不被嘉納之典乎抑廝
厰璫謀爲之羽翼而前錄塞言路耶

直頻聒乎人言忠賢魁柄獨握神通廣布力
能取　旨如寄臣等料
皇上英斷神聖萬萬不肯借人以叢而　旨意
先後令言者不藉爲口實乎且
皇上以不辨爲小心其不辨耶其辨之無可措
一詞耶其小心耶明知無奈之何而付之若
罔聞耶忠賢自
皇上御極以來枯寵專權熏天爍日禍福憑其
片言生殺恣其胷臆銜恨地下者莫白覆盆

之宄掛冠長往者文斷通都之月馳騁直逼
至尊譽譬僭擬　乘輿甚至　冢嗣宮嬪民間
嘖有煩言種種不法駭人聽聞此皆臣下不
能言即言之未必盡達獨不畏强禦挺身言
之豈非朝陽之鳳空谷之音乃志足貫金石
而誠不足以格
人主乎
皇上明並日月威擬雷霆何難割此私愛以謝
天下而　王綸太埶正臣奮氣自此臣工皆

不敢言矣忠賢益大肆其惡而不畏言矣

上亦疑臣下之邀名而不樂聞是言矣倘其黨與已成根蒂盤固國家之大機宜大利害皆一手握定則流毒厲階有人臣所不忍言者恐

皇上不能爲忠賢討忠賢亦不能自爲討矣

本朝汪直劉瑾王振馮保之流初未嘗不小心恭謹取媚于上卒至釀成小人之禍身且不保忠賢勿念四臣之盛時但念四臣之敗

時自此必不敢再入翠華一步而求退省之
不暇矣夫
皇上聰明天縱遠過堯舜于漣之言獨不當優
容而復轉圜以受乎望
皇上即簡發楊漣原疏立時逮問以爲內臣干
政之戒如垂憐服役日久犬馬微勞亦宜襃
奪其職使之歸里幷移客氏于外宅勿令出
入　宮掖即傳應星等無使漏網則
皇上從諫如流之美追踪唐虞四夷生心者亦

將相戒以爲

天子聖明愼勿生心而萬年磐石之業頼此舉不淺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奉

聖旨

山東道御史楊玉珂奏爲士氣摧折已極
主恩培植宜先敬因　聖學開蓆之期因
陳親賢去奸之道疏
臣聞忠臣不避死諫所以明職掌明主不殺
諫臣所以愛社稷是以古者人君懸鞀設鐸
以導之言轉圜止輦以重其任即我
列聖代作培植士氣褒嘉忠直未聞有極刑臨
之非命弃之者而行自一二權貴始意在舉
寵故挑主怒以立其威恐人摘短先示不測

以箝其口卒之嘉言攸伏中偏外閉未有不
以國家從之者我
皇上寬仁好德即位以來禮重耆舊信聽忠讜
呵黜不行于
廷陛管責不及于臣工一時
臣工咸荷陰德謂有昔日都俞之休風邇因
大璫擅權中外鼎沸臣
堂官楊漣以顧命重
臣披肝人告事核理直忠悃盎然南北諸臣
如出一口祇意回天轉日消瑕杜釁
聖主可與忠言即羣闇或可省改不意怙終用

悛兇焰轉熾也萬燝意急陵工不敢齒及
乘輿也而羣璫赴闕疾呼嚴挺若刈草菅矣
林汝翥職司巡視非敢嬰龍鱗也而大索長
安歸命杖下若挽羊豕矣是時冰雹飛空旻
天若爲震悼回祿張焰祝融將爲覆沸伏讀
詔旨于廷臣之擊中官也則曰陷朕于中官
之咎于廷臣也則曰辱朕切意君臣如一家
然
皇上大父母也臣工子弟孫曾也宦官則臧獲

賤役也子孫詈臧獲則以爲辱臧獲詈子孫反以爲榮乎子孫敺臧獲則以爲痛臧獲杖子孫反以爲適乎冠屨之分已倒水火之形已成主權日褻國勢日卑莫此爲甚竊恐草澤因而生心四夷聞而啓釁內訌外侮國家事不可知也日者捧誦天語一則曰優容一則曰採聽始知慈父之愛諍子無覓日之怒而以海之納細流雖涓滴畢收也大哉

王言可爲從諫勿二改過不吝矣故其容之不

若絶其挑剌之路于其聽之不若見之行事之間再繹
聖言猶曰空言沽直也借事要名也夫身爲諫官言即其職即依附直道亦有餘榮況清議如恒誰敢沽之誰爲授之官列言路事即在言縱希名青史死且不朽況職掌有畔誰敢借之誰爲予之
皇上猶有未諒于臣心者乎夫人臣一介寒微謬備清華誰不感激思奮況委質事主責任

攸關即頂踵捐糜敢有自愛凡爭事大小總
欲　朝家之事共底于成用法同異咸期報
主之心同歸于是所望
皇上恢弘聖度察納忠藎毋因奔走之小節重
拂定策之精心毋以矯飾之曲謹盡抹通國
之遠猷毋緣一人之冤死莫控遂謂朝臣皆
可魚肉毋因一士之間關被辱遂令憲體輕
于弁髦除將死事之臣准復原官以爲人臣
盡忠事君不避譴怒者之勸又明詔　清時

法簡刑省不需重典
列聖積仁累慈務蓀天和自廷杖以及立枷等
刑悉置不用有奉職無狀自甘憲綦者則有
祖宗之律令與司寇之問擬在誰敢以軀命于
之哉總之則以早去忠賢為大獄係焉忠賢
一日不去中外之疑畏日甚一日
皇上一日不去忠賢則　國家之蠹戾日深一
日故在忠賢自為計憑城依社以身為胥火
之煎非智引罪推權退居私第終將慕之天

年享已極之富貴爲智在

皇上爲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爲劉瑾馮保之續非恩解權撤柄安置閑地曲示帷蓋之德以酬向日奔走之勞爲恩在諸臣爲

皇上計依違唯諾休于權勢外執調停之名實貽

君父肘腋之憂非忠深謀遠慮斬釘截鐵掃

君側之危致衍慶之安爲忠耶

皇上自爲社稷計重內輕外權直鋤良以小不

恐之心受亂大謀之實非兩防微杜漸戒嚴
履霜去一人之否成千萬人之泰爲福孰輕
孰重孰得孰失孰利孰害此一恒人能辨之
豈
皇上聰明聖哲而不念及此哉臣義激于中不
避斧鉞昧死上言伏乞
睿照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奏
聖旨

太僕寺添註少卿滿朝薦奏為天人交窮
皇路綦梗方正之清議未著 祖宗之法
度寖湮劾命瀝肝仰干 乾斷以清 國
是以杜近憂疏

臣
朝薦每觀前史辨忠邪之分途繇與亾之
先鑑君能親賢遠姦者日趨于治君或踈賢
親姦者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也世有大忠亟
進危言俯引正類紐罅補漏可轉亂而為治
世有大奸巧飾遁辭力傾善類黜癡借援翻

隮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循至　昭代率
由玆道治亂亦疊見矣親疎顛拂忠姦消長
覲若列眉矣在
陛下沖齡或未及洞悉彼閣臣詞臣亦宜乘
經筵之畢次第陳于
陛下者追憶昔年起廢之諭四載忠讜之論亟
於　講席隆清問之規鵷列拜
天顏之喜臣以爲堯舜復生行觀助順親信忠
良疎遠姦佞太平可卜

祖宗之步玉永固矣不意數月來天見災地貢
祲民萌造孽
陛下又別是一番施爲若稔其禍者義不得緘
默而處于此 臣 起家秦令爲民蒭瑠非獄七
年得解脫極不樂于激聒然顛危逼于眉睫
括囊自全豈不令先臣楊繼盛韓文輩九泉
揶揄笑當世無忠肝壯士哉 臣 矢血忱爲
陛下臚列焉夫霆雹各有其候日月星辰各循
其軌曏者四月雨雹震虩異常連晝揚霾白

日爲晦月星晝見太白經天東邦地震幾于徹省六月流泉何至結凍夏秋淫雨都城有千門之頹塌內郡有萬室之漂流天地之變不已極乎天地豈無因而有茲變乎邊隸腹民尺組可繫折箠可笞者惟彼藺酋募兵使者實激之無耻鄉紳情輸之無賴窮民響應之轄郡轢縣如破竹喪師匱財如摧山貴州都彥之叛也亂民何亦應之如響山東妖賊之叛也亂民何又應之如響殘破我州邑動

掠我積聚殺戮我蒼黎而汚蟣其婦女黃袍
金帽羣妖雜集誓師許時未見撲滅民萌之
變不已極乎民萌豈無因而喜變乎況東虜
控弦于一關之外豈丸泥可封西虜望歷于
百萬之賞豈漏卮可繼借守則認賊作子悋
餉則虛內實外千瘡百孔此實彼瑕笑前人
之未工忘巳事之反拙矣奴酋外訌之虐餤
如彼天人交窮之景象如此無亦發見于天
人者爲奴酋內犯之兆耶抑爲草澤揭竿豪

橫竅內之應耶與言及此銅駝堪儆贍屋可

虞

陛下獨不爲寒心耶在內在邊大小臣工尚爾

揚揚不爲

陛下寒心耶臣每思大小臣工何人不徼

陛下之恩又何人不當報

陛下之恩臣又思

陛下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淸

理刑政爲　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

典型而置　國家于蜩螗沸羹之塲耶

主有帷蓋之義臣無犬馬之誠天鑒赫焉而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倚重之大老以搆譏去孫愼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華職皆漠不致惜焉獨腃腃于三十劾疏之沈漼即去而猶加異數焉擯賢輕于鋤蘭屏奸眩于逐臭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

等之削籍巳重爲瑱錮口之嗟周朝瑞惠世
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孔融等沒
而漢益促李常等逐而宋不競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算耳欵夷索百萬之
費邊臣猶慮其未飽士卒乞銖錙之餉度支
猶謂其或奢恐嚦鶍終至毀室呼庚難于荷
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弃城耳多年議確之犯
或以玼多而緩求刖月矜處之輩反以姤口

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冤臣寃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釋之不再白徐有功且冥咽也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刑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濫條至以遼廣爲奸細獄送使其果獄送也即萬段何足惜者乃湖兵則臣郡辰州所應募者遼廣失陷郡人在陣者目擊無以桑梓求見臣故臣得訪遼左失事之辭遼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彼降夷盡占居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憤招奴酋攻

城遂縛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餉饋以啗西虜而不給士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捍禦連宵若雪不獲半菽之飽誰與固守化貞知其不足憑諺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荒忙抱頭先走矣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誅深一誅一局巧一局深求于奸細不過爲罪撫脱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
訪知的實不欲害人耳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賦金輸之遺資軍國出
之民皆髓血乃弃城敗撫撫擲百千萬如陌上
之塵而西虜巧騙撫賞三十餘萬若草頭之
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　請罷加
派稍疑隔若九閽歲歲誅求挺而走險恐異
時叛亂不獨蜀黔齊魯已泥沙委弃而橫肆
苛求膏血殫竭而須徵那減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在調燮票擬主持清議況今剝復關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殛奸報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遽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沈　家居通欵途遇中官託致千金于盧受借路起平章入都而盧受收又遣押客役僕日伺內府交

歉跋扈之閹以招寵振瑾決裂之釁皆奸相

作之倆焉此則

祖宗朝放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豈不當繩

何至以閹人銷骨之私讒斃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獨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朓逼

母儀之芳規藐姻曹于輿儓褻壼範于履扁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

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

十宗之靈若朝薦之言不實願徼惠于

祖宗之靈遣五行吏攝其鬼督六甲神斷其體

臣且耳之矣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

剛愎者發縱而翻弄機鋒杀險者委蛇而固

護營壘駔獪者覘望而密偵聲息綜核者虛

拘而弁視遠慮以

祖宗金輝玉烺之彝典肩越于畫蛇抵雀之訛

言以

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良摧折于腹劍唇鋒之毒

螫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暱鷹弄犬之刑

餘溺子討能拖水淫婦口善汚人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身不自愛惜共自塗

面喪心其爲青史斧鉞何又不思
陛下祿養之久豈可以覆露乎伏之臣子顛倒
國是不顧傾亂朝廷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或
漏哉臣豈不知韓文謫于暴閹楊繼盛死于
毒赫然一腔熱血鬱極而灑誠不忍見神州
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卽從逢干於地
下猶生之年訪巢許于山中亦無所恨懇祈
陛下終覽臣疏希發　乾斷嘉與閣部大臣勘
將種種顛倒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人變可回一轉而黃
虞天下無難者如執成忠誠血疏恐遲則尾
觧魚爛之端急則四分五裂之衆亦留此一
段公案于
天地間垂之萬代不朽耳 臣 劉薦臨疏無任震
號俟
命待罪之至
天啓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謹奏爲講學

欽贊　聖功仕學原非兩事敬罄愚心以

明古義疏

臣

叨仕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　日講御　經筵

講讀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

頌祝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

俾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道此舉　朝之
同心也夫　君者臣之師者也師既向學臣
獨敢自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
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
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
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
便可弁髦經傳而禦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　帝王可不
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

事羣臣可不學則墻面者何云前代勿論
祖宗設講讀之官崇　顧問之佐何者非勤
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
或以爲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
急臣獨以爲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
赫怒發于道岸詠伐出于帝側誓師動衆必
以降衷恒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心
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
哉臣待罪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

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
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帥憲臣
案無留牘庭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
才孜孜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
不入聖賢之域其仰贊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向歸 皇極功甚大心
甚忠且勤也而柰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
為王畿首善之勸 臣 入署新始事未與愛莫
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 臣 學識膚淺不能取

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乞先將臣罷斥

臣退伏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聽其無逸

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德心悅禮樂敦詩書

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

隆臣不勝大願之至

天啓四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題爲廢籍欣逢昌運臣鄉尚多遺賢敬舉所知仰祈聖明錄用疏

臣鄉之以媚璫敗者固自有人而爲二奸所殺戮及逆璫摧折者二人摧殘者凡四十餘人即加首擊逆璫甘以身試不測之險者爲部臣陸澄源錢元慤貢生錢嘉徵三臣皆臣鄉人然則忠義氣節臣鄉亦不乏人也今蒙聖主起廢業次第登庸矣而沉淪草莽者尚多

其非經二奸排折者臣不敘也其人本賢而
臣生平未知者亦不敢對也但舉臣所知大
僚如岳元聲者學長洞微才堪任重向曾爭
國本遂目爲邪黨削奪之今雪消見晛矣可
使久困巖穴乎如劉宗周清貞絕俗恬素逸
倫首攻客氏與逆璫人服徙薪之哲後乃遺
榮辭位視同敝屣急流勇退卓哉中立不倚
舊臺臣王業浩曾薦之今又十年所矣可不
亟爲召用乎如沈儆炌者當重慶之變力保

危疆曾奉　旨有保全滇境急宜優叙之專
厥後不惟不叙其功而反開住則以失逆璫
之心也可不亟與題叙乎如金世俊者秉銓
清正無私以得罪于崔呈秀故倪文煥誣以
追贜極苦起用其可緩乎科臣如陶宗道者
甫入班行一鳴輒斥讀其疏忠義凜然似當
亟與銓補以收忠讜之益者部曹如徐應秋
作令有聲鄉評共重其父可求死難逆璫故
奪其䘏又并其子而削奪之播虐亦太甚矣

如吳昌期者督造　惠藩以清核錢糧取怨于內監蘇進進以訴逆璫及中書吳懷賢之僕首其注私書璫以懷賢與昌期誹謗　朝政而遂削之夫敢謗于監謗之時直節亦可嘉矣如陳祖苞者具明敏之識饒强幹之才徃年奴寇寧遠若非祖苞嚴禁逃兵勒稽出入闖門誓死衆心不幾搖動乎不肯殺人媚璫以致落職業有剖白之者而蒙環召矣然當事者屢疏叙功而逆璫悉靳弗與似亦宜

稽舊案以平不平而議優處者也藩臬之臣如楊廷槐者勞績夙著直諒不阿貂豎漕監李明道欲待以屬禮廷槐毅然不屈竟為明道叅劾而削奪究其所叅皆屬誣陷此其凛凛風裁堪儲大受如錢士晉者作守督餉所至有聲乃以無影無端之牽涉削官議罪豈不大冤則非門戶二字招之祟也如劉永基者其幹濟東省著績嚴關徒以輿馬世龍等不合難于展布自欲求調關臣從而議調原

欲以竟其才豈期逆璫竟削奪之乎如蔣英者清正夙稱恬退素著徒以周宗建姻婭之故削奪不亦寃乎乃若訪冊所遺者則有沈萃禎其清貞粹美簡重端方世所共知徒以屬吏曹欽程報復而劾降之令欽程竟何如而被叅者可知矣所宜復原官而復優異者也以上數臣皆 臣 聞見之最確最詳者敢爲

詳其本末如此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將岳元聲等分別錄用則白駒

空谷而振鷺充廷矣

崇禎元年　月　日具奏

聖旨

陳司馬

公名祖苞字爾翔別號孝威浙之海寧人舉萬曆癸丑進士性介直以孝友聞初仕崑山令下車問疾苦莫縣賦甚即舉諸弊蠹悉釐之崑田腴者窪者賦相若公出積粟貸窪者築防復以開荒所增糧抵減其額崑計畝而徭奸民巧析漏免公餝歸併仍履畝起貼役法而積困盡蘇江南北漕艘輓粟于崑南衛索賂尤夥公通詳所司裁之歲節米貳萬石糧長斂民什浮二三

公令出其一均濬運道竟十八里官民不費而成此數事皆百世利也居三年廉絕一塵其平宼獄御請托拔髦俊諸異政不具述吳大吏奏治平毋首公凡十薦旦夕秉銓矣公執法如山邑要人橫里中力繩之會士民有所攻訐公調劑保全要人反陰中公公拂衣去傾邑民遮道哭竟日車不得前隨公入里者萬餘人公蔽衣七載補京兆叅軍例得內轉要人時益貴卒出公司榷關理居無何逆璫誣逮民六人爲奴謀

屬公讞其獄獄朝以成瑺夕以俟矣逆秀復馳書咲公公庭裂其緘慨然以身白之杜逆萌也瑺怒檄更訊持之如初時經撫奏擢公東寧臬僉持不下後止循資以篤部典關公緝奸捕亾朝夕殫力捐公費悉充軍實丙寅春虜大入東寧塞京邊震動難民逋卒競西走關門上下多欲棄城去公全家矢死衆始定啓關納民全活無算逋卒無一得入京左以全事平僉議卿秩相掣要人方畢事瑺度錄功疏未至聳瑺以前

怒逐公適逆秀劾武帥疏入矯 旨奪官復討
以薏苡謗賓公危法遣邏卒偵其歸裝僅驢二
輿一臥具一肩而已卒無可陷公公歸仍前色
養間遊武夷山中丁卯秋舟至桐江聞
熹廟賓天
今上御極涕泗作爲二詩其一云驚耳皆朝事
傷心此客途峰高愁並疊潮落淚同枯風雨催
龍遠乾坤伴鶴孤秋江見毫髮此念照來無其
二云揚舲乘曉霽初日逐東生衆水仍歸海羣

邦盡向明薪蒸林巳辨茅茹露將榮萬物應皆
適沙鷗片片輕公之忠愛可見一斑矣尋上書
陳前事時自白者競以瑺爲詞公曰此亦臣子
分內事何足自多故其疏止詳言職守敘錄隱
躍和平尤徵恬品未幾臺省曹公師稷黃公承
昊吳公煥輩交章訟之得
旨云陳祖苞不肯媚瑺誣殺具有風節即與銓
補原官當事因即日塡鈌適讀禮未出遠近想
望丰采云

野臣曰閹之逆節極矣顧亦有漸焉金吾滿門乃基三爵三爵不已將啓九錫楊陳二公皆余鄉循令楊首劾濫廕遂罹顯禍陳平反究謀阻其茅土者二年卒乃煅鍊武長春始竊世務嗟乎人盡如公曷至擬尚父僭嵩祝也然曲突徙薪一死一生士固有幸不幸耶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陳祖苞謹奏

爲孤節至若難伸微功已錄復遏敘覆久

明謹一一披歷以祈　聖鑒䟽

伏遇

皇上乾明御世離照當空　太阿握而天地重

開　大寶登而陰霾盡掃眞稱太平之

天子而仰有道之

聖人矣　臣　跧伏田間欣逢

聖作孤悰積鬱有不得不控瀝于

君父之前者　臣　孫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任原
官于天啓五年三月奉
勑管理山海關凡省直關差俱司商稅惟山海
向係屬夷貢道止司盤詰出入自遼廣淪陷
往來遺黎凋耗殆盡一時驕兵悍將掉臂游
行莫敢呵問　臣　謹司三尺任怨任勞無所不
至又關制出入一人一騎皆登記年月圖寫
面貌每日千軍萬馬雜遝往來簿籍充棟舊
有額設紙劄公費銀兩　臣　念兵興匱乏捐俸

奏辦報助銀二千四百有奇以充軍費至六
年正月奴圍寧遠全關震動臣念擧家世受
國恩百口悉甘殉難軍民感奮始有固心又
羽書絡繹踵至難民襁負叩關每一晝夜啓
閉不下數十次臣兩旬目不交睫露立關門
親自一一稽察不令真正難民擯于關外奸
諜逃兵逸于關內而又外通聲息內促援師
於是內變盡消東寧士卒始無退志當日在
事諸臣至謂却敵之功繇臣固守之力然臣

分實應然貪天功以爲巳力臣不敢也本年

二月工部右侍郎崔呈秀有法行城存一䟽

先是臣性迂執不能殺人媚人致遲權貴封

爵緣此恨臣遂奉

中旨閑住隨關臣查勘功次䟽叙及臣內有云

關內動揺寧前何所恃而固守主事陳祖苞

牢閉關門不放一逃卒所當優叙又云其在

關門嚴啓閉而寘逃兵于法者兵部主事陳

祖苞也又云撫臣謂其不放逃卒經臣亦謂

任事未及一載報積紙銀二千四百有奇清
慎節省過于舊司又云關內如不放逃兵之
主事陳祖苞應陞級酬勞隨奉有查勘甚公
從優陞賞之
旨是孤節徵功已明于叙疏矣迨兵部具覆擬
臣准復原職是孤節徵功再明于覆疏矣一
時諸臣同邀陞廕而
俞旨獨不及 臣 是果誰爲中格則 臣 所向隅飲
血而不敢言者也竊念 臣 抱關一載不惟徑

逕之守尚在口碑而保障危疆庶幾粗自表見何以微功叙應陞級而覆止復官則兵部實有大不得已何以

明旨始云甚公而後復中格則此中恐有大不可知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覆要見何罪可指而嚴譴实加何功難憑而

弘恩獨後儻令風影有據即甘顯伏科條如果尺寸難磨亦宜略爲採白　臣雖伏艸野而歌

太平有餘榮矣臣 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爲此激切具本專差義男陳忠齎捧謹

具奏

天啓七年九月望日拜發十一月初六日通

政司上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祖苞奏辯甚明該部即與具覆

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題為 聖心離照甚明人情蒙見未撤敬獻公平之論仰祈
皇上嚴行彰癉獨扶正氣以息羣棼以奏平康疏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 朝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則清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況當氓棼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剸割然後可冀蕩平 卽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

賴

皇上聰明神武立極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遠惡之詔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竊觀

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奏司勳未見有旌揚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于相激恐玄黃之戰復興有負

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于陰陽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　朝論紛

紘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閹臣魏廣微出挺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為一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饕殘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既不能下而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于是驅除不已因而戕虐戕虐不快輒動刀以門戶兩字幾羅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

牙闊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階之厲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

欲助

聖明以開治平故特生忠賢為世大逆觸之者為君子翼之者為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卽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跧伏田間靜觀逆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

其殃其昄昄心迹確然可指者品亦凡有數等方逆璫宫廷露刄中肯侵權竊假有履霜堅冰之漸而能凛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哲全身之智及羽翼漸布牙爪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爲虀粉則見捨生擊賊之忠及至網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已而諸臣挺特自若鎩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操及至殺焰通天究辭栽道風雷震疊海宇

張皇而能乘變建言危詞激論直披鱗甲其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脩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無敢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劍首擊瘋邪以剪璫孽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疆埸典邀封爵岌岌乎有蒙恬賜劍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疏辭縻陰挫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

盡篡逆垂成

天地

祖宗明威欲殛然

聖怒未張伏戎在側群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牘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人殊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當以此為定蹤廼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别其所為君子不應于剖心碎骨之後復强

誣其爲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俑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即附和同聲者徒知呈身固寵之計廉耻喪盡衾影懷慙誠何顏復厠于冠裳之列乎至于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

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

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遺奸漏網更有一大憝

曰崔文昇文昇爲逆璫第一腹心故特遣之
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昇遂虎
踞咽喉凌鑠撫按剝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
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
公然逮繫加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
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俱出
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爲元輔此其
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
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

類不齒言之污頰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雪非潘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聞其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巳絕父子之恩難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贓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

皇上旌忠鋤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
行之盖立國之綱廉耻為重彼効死除奸諸
臣如楊璉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
至扳舌敲齒罵不絕口而死生氣凛凛為臣
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線倘不亟為表
章人心幾至于澌滅而助璫殺人諸兇自非
誅殛竄逐亦無以懲奸黨而戒將來乞
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
程等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誅應遣者遣奪

其恩厯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邀　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即顯悖　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

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本月二十三日　旨將下而崔璫見物下法司且

聖怒赫然鎖昇馬房並同伴伏宮門哭聲震

帝座

皇上卽擎首倡二豎及文昇各杖一百發

孝陵淨軍從宮中立驅遣亦無遠留中

四川道御史吳煥題爲封疆事重必專任

乃可有爲必同心方能有濟仰祈

皇上旁求實心幹國之臣久任責成以永固金

甌疏

臣竊覩今日奴虜交訌烽警狎至環視邊腹

無不兵疲糧匱將寡謀疎封疆之事幾于不

可爲然臣恭惟

聖祖開基止惟是二三熊羆不二心之臣不圖

專傚己官同心求幹國事遂能提三尺劍再

犂虜庭一掃金元之遺孽今日有土有人有
兵有餉金甌無缺箕裘宛然且幸逢
聖主當陽臨軒召對煖閣籌邊眞無言不酬無
忠不察郊圻封守豈異人任臣妄意天下無
不可做之事特人自不肯做天下人又不肯
容人做耳夫人辦事止此一心方且怖死貪
生倖功攘利憂讒畏譏何暇以其心對敵設
奇旁觀之人又羣起而竊議其後事急則以
封疆爲將帥意之所惜則驅而委之事緩則

又以封疆爲宦海意中有人又將共攘而奪
之自楊鎬輕敵兵結東奴人知王化貞熊廷
弼以封疆分戰守而不知在廷之臣先以門
戶分封疆故遂以經撫分戰守國之安危事
之成敗一切置不問及廣寧失陷樞臣王在
晉出而簡卒繕城料理殘局已見頭緒一旦
無端召回舉十萬之師盡付貪懦馬世龍之
手幾盡以卒與敵得袁崇煥起而捨命攖城
一擊奴斃乃逆璫又妄意奴可坐制輒以宦

豎與兵刼令和好貽東奴之笑而離西虜之心疆場之臣即有一腔熱血將何地以自洒哉今特患不得人同心共任之耳誠任之則有真堪督撫之臣何患無將士願爲知已者死貔貅十萬君子六千豈無忠臣義士秉鉞者誠能擐甲建旄身立枹鼓之下見功必錄見罪必誅即僨帥偏裨兢思自奮其混迹行伍埋名屠狗者更自爭先出也有將何患無兵六軍强弱止關一氣鼓而用之人盡賁育

號令一賞罰明卽市人皆可驅戰況雲中上谷三秦豪傑至今在乎有兵又何患何餉今日之餉費至千萬而盡歸烏有者以紙上之兵老弱之數糜之耳謝安之破苻堅也以八千韓世忠之擊金兀术于江中也以八千遼陽十二萬之師若使人人簡練處處設奇伐謀用閒可以變化無端卽人食二十鍾用餉不過二百萬今支餉至四百萬而日憂不足其間必有中飽者未盡裹將士之腹也然而

邊才益難言之矣才必試而後見如袁崇煥王在晉呂純如熊文燦等諸臣或著跡疆場或運籌帷幄或鎮定屹如山岳或變化捷于風雨業已共簡中樞身操節鉞更有臣耳目所覩記而薦剡未盡列者如王世仁應敵奮寅深入賊境再奪危城閔洪學潛銷反側坐鎮全滇餘力所分兼救黔患曹文衡擒獲妖首搜奪印符身履行陣驅除劇賊熊明遇作令德清羣盜屏跡江淮作鎮籓汲潛消陛完

學信孚浙兵片言定亂設權聚粟立解民飢此皆才成兩合智勇兼長使之秉樞機密必能千里折衝專制嚴疆可以宣威域外至有兵部主事沈棨不動官錢十日而造絮甲二萬領移扈永平打造兵器歲省常額五萬金魏士前當妖氛鼓熖之衝能練兵設險扞衛消弭厝一方民于袵席馮任留守莊浪道斬獲首級至一百四十餘顆趙建極清覈倉糧至省錦衣衛冒濫二十萬又查天津掛欠併

多截漕糧二十萬若寇愼沆萃積之守蘇也曾攖之守常也並勵氷蘗之操身負蒼生之命愼且能以呼吸定民變積且能以擊暴解民懸攖且能以孤踪抗璫威此又招不來揮不去疆埸社稷之任無不可擔陳祖苞夙韜雄略運策巖關已著勞績因不肯殺人媚璫無端推挫已上諸臣實跡皆鑿然可據臣素所服膺敢舉以爲

當宁獻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王世仁閔洪學曹

文衡熊明遇陸完學碁布要衝而寇慎沈萃
禎魏士前沉棨曾櫻馮任趙建極陳祖苞立
賜破格擢用與袁崇煥王在晉等諸臣
皇上皆委心分閫俾同朝協和共濟則事權既
重勳業可成于以張撻伐而圖恢復不難矣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封疆事重自宜同心專任所薦王世仁等

雖著有成効果屬眞品否還着酌議確用該
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吳煥題爲詞臣堅持成案對
君無禮譴直糾叅以定國是以尊　朝廷
疏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
禮有如行僻言奸咆哮于
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懟
至尊黨私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　臣閱
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
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毀云

皇上于
熹宗嘗北面事見有　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
登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
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
心狼手使于
祖宗則失孝于
熹宗則失友是明歸
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

日投入之獅尚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
要典之毀毫無損于
聖祖
神孫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
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
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爲罪案
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至排　禁闥直入也
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
腹踵發禁庭　東宮危矣惟廷臣爲　朝廷

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祖
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
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
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
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
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
有道之觴一旦哀思太過
聖體恆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

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呌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

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叅得

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貞辰奠鼎他無遑恤彼謂宮𢇁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

至

聖眷無斁恩禮有加于

先帝之孝益彰顯巳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

宮而初無損于

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

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

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

在今日又何妨于毀如以

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頒

位上公錫鐵劵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矩

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

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

顛倒所以辯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為

君子媚邪者為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

即舉以入　告顧有一疏之內一觸邪而一

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

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

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覘其將來之向往

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
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稍
廣葢遵王之路宜闊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嚮
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
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弘
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即以此
意明告于
皇上明諭于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譸張爲幻
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本用斷而名之

日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

聖明而邪正觭角無巳時也伏祈

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禮于君者之戒仍諭政府叠出視事一意擔當稍示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

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據奏孫之獬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詞臣閧局不必過求該部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題爲

皇上銳意格天　天心愛　君示警祈

皇上操三大要獨提　朝綱飭臣工洗心共圖

安攘以仰荅　天心疏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機甚微而其待英明

神聖之主則影響形聲發機更速故洚水之

警必見堯天桑林之禱勤于湯野天之愛君

意固有獨注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手闢昏黑之乾坤以照臨萬國

臣下奉承　威德凜凜救過不給乃獨於

天地

祖宗時儼對越　明禋齋肅若惟恐不能仰當

天意

皇上之意若曰人君以一人位百官萬民上而

君之上有　天獨常以此惕心方可闢明聰

而周四海

皇上之事　天可謂至矣乃邇者星妖日暈海

嘯陸沉地震風霾饑荒旱潦所在見告何歟

是　天豈無意而氣數之偶值歟臣常追憶
逆璫煽禍時輔弼元臣密賛葬操之謀六卿
九列盡張虎彪之焰忠良畀登刀俎天地幾
于易位故一時雷轟地陷特降千古不經見
之異災當日　天威一擊業已驚破奸邪之
膽激揚忠直之氣而諸逆黨復以王恭廠火
藥爲解舉震疊之　天威將盡抹殺之迄于
今虎彪之屠手亦即訊于刑曹持世之名賢
尚褎兄于　廊廟天下人心未卜邪正所向

故奸宄盡生僥倖忠良不免懷疑當官之職
業不修三窟之營圖復起即轄弼樞貳之臣
出一言且左瞻右顧措一事必前却後諉使
皇上獨焦勞于上　天心不勝憤懣故復以災
祲見告
皇上為今日計臣愚以為必操三大要可以回
天一在擊奸之宜斷也一在進賢之宜先也
而其大樞紐則尤在擇相之宜慎也臣見昔
者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

妻兒訣今　天討煌煌虎彪諸奸屢壓平臺清問亦旣嚴且震矣乃十閱月而　詔書掛壁任意優遊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輩皆大憝巨奸或燕處于家園或潛藏于京邸輿援有靈　朝廷無法至漏網之薛貞以廟堂執法爲權門劊手公然抗疏陳辯近聞倪文煥且緘書將敬求解手刃周順昌之罪于詞臣姚希孟希孟峻拒之立呈諸郡縣卽此而推則此輩以昔日炙手之靈藥爲今日搖尾

之還冊豈獨一文煥而義不納鄧鼎未必人
人如希孟則司寇之法安在而聽其多方營
脫其如
皇上之威命何也播棄諸賢見謂需次起用矣
而名教節氣之宗如孫愼行顧憲成一則名
達
御前而推轂尚遲疑于啓事一則勁骨
遺馨而嫮節猶汚蠛于刑書以遝變陳言慷
慨豎節之彭汝楠秦聚奎孫必相尚沉埋草
莽當先除惡特遭反噬之沈萃禎猶蹝躅里

門甚有一介不苟奉　旨行取考選之盧化
鰲至今幾同禁錮不得與清華之選如此類
未易枚舉故在野者望窮于空谷在　朝者
復動念于廽車使
皇上激揚之典不光實同　朝趨舍之見未定
也至宰輔元臣上弼
王德下繫民生幸蒙
皇上枚卜
俞旨今日　朝野諸賢濟濟郎如臣所知同鄉

孫慎行錢謙益何如寵周延儒文震孟陳仁錫皆海內共推公輔之器「竊謂調元贊化之司開係非細人趨人諾固有愧乎綸扉而旅進旅退亦大傷乎 國體古唐虞之卜相也原有詢事考言之法今

皇上平臺 召對日覲

天顏何不精選諸賢令日直 文華殿過有大政事大利害使之 面陳經畫遇棼立斷可以觀才遊鱗能批可以見節卒投不驚可以

覘養

帝心先爲簡在然後焚香告　天爰立作佃魚水之歡一合師保之任立齊毋令旁阻使之大破情面身任軍　國議洶盈　廷不成千古　明良之會乎　明良既合即盡墜三接造膝陳謨亟下　明旨詰問司箴虎彪諸奸何以遷延營脫果誰爲與援詮伏名賢何以不登啓事果誰爲排擠至封彊諸臣如北門鎖鑰當關虎豹遊衆長城俱各有司存數月

以來所簡練兵將何若修築城垣何若清汰虛冒幾何現存將士幾何會計大臣新舊餉作何補救各令造册回報按籍稽考以行賞罰黜陟之法將百職兢勸庶績咸凞何至歎有君無臣上負聖明之出世也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虎彪諸奸倪文煥及劉志選梁夢環旨欽

程等久奉明旨遷延在途大非法紀該部郎具奏提到幾人未到幾人該撫按何日奉旨何日起解解役何名逗遛何故着自行回話

枚卜重典朕自有鑒裁該部知道

陳侍御

公名必謙字汝遜別號益吾南直常熟人少有文行然沉默寡交人未之奇也萬曆壬子舉于鄉癸丑登第志操越俗識者遂以名臣期之筮仕鞏縣令公家素不饒室人質簪珥以辦行裝公即索質劵焚之曰凡贖質以三年為限吾三年內决無錢取贖安用留劵為也其立志如此旣蒞縣均徭役捐羨耗鋤强恤孤政聲大著壬戌考選當事欲寘之北臺忌者曰陳某有目眚

不便侍班當事惑其言乃授南江西道御史公才識警敏議論持正南中推服章奏多出其手禁刁訟絕苞苴小民咸畏而愛之旋以憂歸先是公疏忝

中貴留用者其人切齒遂嗾濳士聞誣奏削籍爲民戊辰起廢復爲南御史以資深望重遂掌河南道管巳巳内計採訪精確莫敢干以私黜媚璫二十人尤爲平允有所論奏海内傳誦之

公待小人不惡而嚴有同邑人沈姓者以雄貲

善結納僑居南中縉紳無不倒屣握手者嘗以厚幣候公門三日不得通愧甚又疑公欲發其陰事惶怖發病死聞者快之然公門庭峻潔鄉黨榮無投謁者非專摧折沈一人也殆如明鏡高懸而魑魅自消殞云公柄用方新所就未可量今姑識其已事云爾

言廉亦不可以言貪臣考選時官評鄉評久定止因臣曾薦左光斗首薦忌光斗者併阻抑臣其時銓部臣周順昌蘇繼歐戴澳等爲臣持單力爭憲臣鄒元標亦深爲臣致惜冢臣見臣會單圖多即改北臺而後因臣有目疾故又改北而南耳以元標順昌諸臣之爲人必非受臣私爲臣言者臣又何所彌縫然士開等造此陷臣止爲亂孫杰報怨今杰之爲正爲邪亦已了然矣且以人品如與治

士聞等而臣得掛名于其彈章爲舉世之華袞臣復何恨惟是臣痛定思痛有不能不爲同官王允成黃公輔劉之鳳涂世業萬言揚等一申控者言揚世業之被逐也一以江右之產一以楊漣之親然其生平斷難抹鍛劉之鳳清正執法南中有眞御史之號止以曾疏論朱童蒙被　譴今童蒙畢竟何如公輔五年作令于浦城脂膏之地止飲地方勺水當逆璫斥逐諸賢公輔獨慨然疏救及舉

朝倚重毛文龍時獨公輔言其不足重輕今
其言卒驗矣至王化成孤忠勁節百折不回
其與同官李希孔疏糾邵輔忠姚宗文等今
皆以附璫敗至其泰昌元年陛辭一疏此時
即以保護
皇上爲第一義于
皇上飲食出入與 深宮付託之人三致意焉
忠臣爲 國深謀如此何忍棄之臣昔與化
成等同官同事又同被禍今臣獨蒙

天恩得復故官而諸臣尚抱沉寃經年來未有
一人登啓事者臣竊痛焉諸臣當日寧甘放
逐而必不肯附璫以求容倘蒙
皇上鑒其寃而用其忠直未必非厲世磨鈍之
一助伏惟
聖明裁答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四日具奏
聖旨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爲逆黨媚璫之惡難貸　國家討賊之法宜嚴謹臚列罪狀以候

聖裁疏

臣竊觀邇年逆璫諠命用

上威逼

至尊忠良駢戮志士憤慨然璫本無能爲自媚

璫諸姦謂乘璫怒而可以諸臣之功名性命

貲也既貲之而得矣二者窮而不得不出于

稱頌建祠稱頌建祠窮則遂相與講俦腹心爪牙收利權兵柄入手璫於是乎羽翼成而驕虎難下心膽壯而覬器已深則又相與創意取憐而

君父

國母亦併克贊矣此諸姦者造孽雖有淺深而命意實同條貫璫一極而諸姦如璫附身之血肉勢必與俱

皇上之於此輩所以懲也雖然其人其法未盡

臣請爲

皇上一誦言之如原任山西道御史劉弘光以

廷評散秩破例考選兇腸辣手代璫驅除李

騰芳王圖程正巳皆璫礙手之人也兩疏交

除亦云博璫歡矣而未也程國祥李日宣清

脩直節既忤璫逐矣而復株連于其親識之

張篤敬賴良佐談自省紹徽遍于林泉禁錮

及于親友不亦酷乎至潘汝禎邵輔忠姚宗

文何如人者而弘光薦疏一則曰骨幹擎天

嶔猷震世再則曰孤忠自許百折不回天下有稱頌建祠殺人媚璫之勁骨孤忠乎原任福建道御史汪若極一疏頌璫曰厰臣緝姦助餉中外感激精忠奴因奪鬼伏誅此以爲肅寧進封之張本也再疏頌璫曰厰臣握算轃理戰勝疆埸諸内鎮臣盡瘁匪躬掄酋首而俘獻　闕庭皆帷幄運籌遥度如見故能扼要制勝此以爲内鎮加恩張本彰逆璫任人之劾也若其緝獲姦邪妖書一疏則以堂

堂冢纘爲璫門監謗之奴矣又如原任陝西道御史門克新者他疏勿論當罪輔魏廣微之與逆璫謀逮楊左諸臣也天下環視而不敢救獨舊銓臣崔景榮以大義責廣微廣微始揭救之救之不得而克新又必欲以暗唆罪景榮以絕善類生路是前後忤璫諸臣俱殺克新手矣顧同寅孫文豸一紙妄書遂興大獄蓋知璫意之必欲殺文震孟鄭鄤二臣而同寅等偶爲震孟同郡遂借此發藥也兩

臣雖幸救免而同寅文豸竟駢首西市無罪

殺士誰則爲之此豈可容其漏核網而玷冠

紳不一議其罰也哉至如昨者奉　旨逮問

諸姦今詔獄者劉志選一人耳倪文煥近始

北轅餘尚無日就繫夫昔逆璫矯　旨逮繫

諸臣俱即刻縲絏就道至不得與妻兒訣今

以

明天子申討國賊　嚴旨下且半載而容其優

游里門動淹歲月是地方諸臣奉行　明旨

不如璫今也臣于諸姦且無論如劉志選梁

夢環謀危

國母應坐何律倪文煥兩疏殺夏之令周順昌

臨以遠順昌故幾激東南大變又聞于

先帝彌留之日唱謀勸進以劾首功于璫凶逆

如此三賊者宜即虀醢以謝

九廟乃頃聞夢環挾重貲匿跡近都地圖奥援

以邀 國家法外恩而文煥于八月中遣幹

僕腹友齎書幣以乞憐臣郡詞臣姚希孟爲

希孟執以閹官夫郎一希孟而他處可知郎一文煥而諸犯又可知希孟徒自謂明其硜硜之素心發其嫉惡之義憤而臣則謂此舉黜破遲年貫法容姦之迷障諸臣之凜君父而却亂賊之私者其亦視此有醒矣惟皇上赫然詰問夢環等所以抗旨稽獄之故與所應坐之律而諸姦亦各以其罪罪之

社稷幸甚諸臣幸甚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具奏

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爲內計屆期敬陳

一得以襄　盛典以清仕路疏

臣惟虞廷三載斥陟幽明我　國家于京察特以六年嗣舉誠重之也明歲巳巳南都復爲內計臣初署貴州道有協理之責而同官何早以病得　請臣堂官謝文錦以容次及臣于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札臣掖管臣自惟才識闇淺惴惴蚊負是懼懇辭于堂官不獲始黽勉受事則自茲計典之得失臣與大小諸

臣共之矣臣安能無說而處于此除却餽遺
杜仇揭化方閥公谷訪臣可以自勉亦可以
自信不敢煩瀆外謹擇其最切于計典者爲
皇上陳之
一曰正紀綱　二曰明職業　三曰重操守
四曰破情面　五曰禁借題　六曰息黨議
夫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所以報
主恩而明臣節也近乃有蔑

君父而事逆璫建祠祝釐稱神擬聖或殺人以
供一人之樂或遠膝而捧千歲之觴侈仕宦
于四時留罵名于萬代凡此皆璫門之義子
乾孫曾玄爪牙也原非我
皇上之臣子何足以辱考成之法而與待察諸
臣一律共覩以爲冠紳羞但核其媚璫果有
實迹一切已參未參已勘未結者但當另彙
一冊盡法嚴懲以懼亂賊而明分誼臣之所
謂正紀綱者此也

朝廷設一官即有一官之職故必稱其職而後可無愧于其官如秉銓者混涇渭之流詰戎者忘魚麗之法司庾者任鼠雀之耗曠官廢職如此類推即管鑰掐名濫陞揆藻總屬分外之駢枝無裨設官之本意矣故夫修職者畢官必錄廢職者華膴必褫于以核名實而修廢隆臣之所謂明職業者此也

臣聞人臣守身而後可以事君故未論邪正先辨清濁苟其人簠簋之不飭而廉隅之已

隳何嚬笑而嘗先趨徑竇而速化則根本既喪事業可知孰此定衡而忠邪去留劃然分明矣雖有畛域之恩怨無可得而用之臣之所謂重操守者此也

臣又聞石碏大義滅親韓厥行法僇僕公論之所弃即慈父不能庇其子而嫟友豈能顧其私哉六年大計　朝廷以澄流品飭法紀非臣下行私之具也故必是是非非好好醜醜與天下曉然共見以一旦斬然獨持不得

舍豺狼而問狐狸不得踈羽毛而愛骨肉使
如鏡清砥平然後 國法昭而人心服矣 臣
之所謂破情面者此也
臣又聞善善惡惡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往歲
逆瑾爲政遂于考功法外别創科條云某親
某友某師某生但涉瓜葛即被株連如房楠
以房可壯之宗楊朴以張愼言之友王道元
以涂世業之薦或以首舉卓異或僅一月居
官一槩抹殺盡付濁流使黄瓜抱蔓城火殃

魚此雖有内外計之殊均是前後黨之戒臣之所
謂禁借題者此也
臣又聞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朋之爲名似黨
而實非黨也至近日而黨名起矣即今大計
在遡待察者以黨持人察人者亦以黨自持
處一人不曰某不肖而但曰治其黨免一人
不曰某賢而但曰救其黨將使波浪掀翻葛
藤不了再殷玄黃之血復釀　宮府之憂則
何如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之爲直截安恬斬

除一切臣之謂息黨議者此也
以上六款卑卑無甚高論然循名責實毖後
懲前計典切要備是願
皇上特賜天語申飭法在必行則仕路清而大
典光矣抑臣又有說焉臣等小臣影也銓臺
大臣表也表端影正責在上者也臣願二三
大臣以公論歸之言路以威斷聽之 朝廷
無以成見橫胸無為私媚修郤無獨出袖中
之彈文無旁借椎擊于摶浪則臣等小臣得

共襄　盛典以昭

皇上平明之治矣

崇禎二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